

屯海玉子緣

上

天山策斯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云海玉弓缘

上

天山系列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玉弓缘 / 梁羽生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7
(梁羽生精品集)

ISBN 978-7-306-04896-7

I. ①云…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53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9号

朗聲圖書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专有使用

云海玉弓缘 Yun Hai Yu Gong Yuan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出版人: 徐 劲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曾育林

内文插画: 卢延光

封面设计: 张 帆 广州壹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传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者: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20mm × 1020mm 1/16 57.5印张 827千字 插图40幅

版次印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148.00元 (全三册)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忤情毒箭插酥胸	1
第二回	天旋地转不知处 柳暗花明遇故人	19
第三回	野鹤闲云无觅处 雪泥鸿爪未留痕	39
第四回	海外奇闻传后世 武林秘事动雄心	61
第五回	海外仙山藏隐秘 洞中儿女两无猜	73
第六回	某水某山迷姓氏 一钗一珮断知闻	89
第七回	各施手段相争斗 哪识柔情已暗牵	113
第八回	惊悉奇功传后世 且凭拐剑斗神魔	127
第九回	是爱是憎难自释 为恩为怨未分明	143

第十回	莲出污泥原不染 罪加稚子是何言	161
第十一回	凶僧辣手图翻案 侠女青霜护掌门	177
第十二回	太息知交天下少 伤心身世泪痕多	197
第十三回	壮志欲酬湖海愿 知音谁识坎坷人	213
第十四回	难消冤孽肝肠断 痛失奇书祸患多	231
第十五回	一女自伤身世恨 双魔会合练神功	247
第十六回	机心识破生疑虑 隐秘难瞒种祸根	265
第十七回	冰弹玉剑消阴煞 泥沼荒林困老魔	281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忤情毒箭插酥胸

三月艳阳天，莺声啁溜圆。
问赏心乐事谁家院？
沉醉江南烟景里，
浑忘了那塞北苍茫大草原，
羡五陵公子自翩翩，
可记得那佯狂疯丐尚颠连？
灵云缥缈海凝光，
疑有疑无在哪边？
且听那吴市箫声再唱玉弓缘。

——曲谱《滴滴金》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江南三月的阳春烟景，古往今来，不知曾迷倒了多少骚人墨客、公子王孙？何况是从未到过江南的人，在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醉人季节里，自然是要更着迷的了。

这一位从未到过江南的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有着一副孩子气的脸孔，也有着一股孩子气的心情，此际正在山坡上游目四顾，手舞足蹈地嚷道：“怪不得老爷在萨迦的时候，日日都想回家，原来江南真是个好地方，江南真好，江南真好啊！”

有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跟在他的后面，领头的一个大孩子忽然指挥他的同伴唱道：“不识字，不识字！老鼠跌落天秤里，自称自

赞没来由！”那带着稚气的少年人向孩子们扮了一个鬼脸，装作发怒的样子叫道：“岂有此理，你们这几个小鬼头为什么骂我做老鼠？”那群孩子嚷道：“你不是自称自赞么？我们明明听见你叫江南真好，江南真好！还说不是老鼠跌落天秤？”那少年人大笑道：“我是说你们这个江南的地方呀，不过，我这个江南也不见得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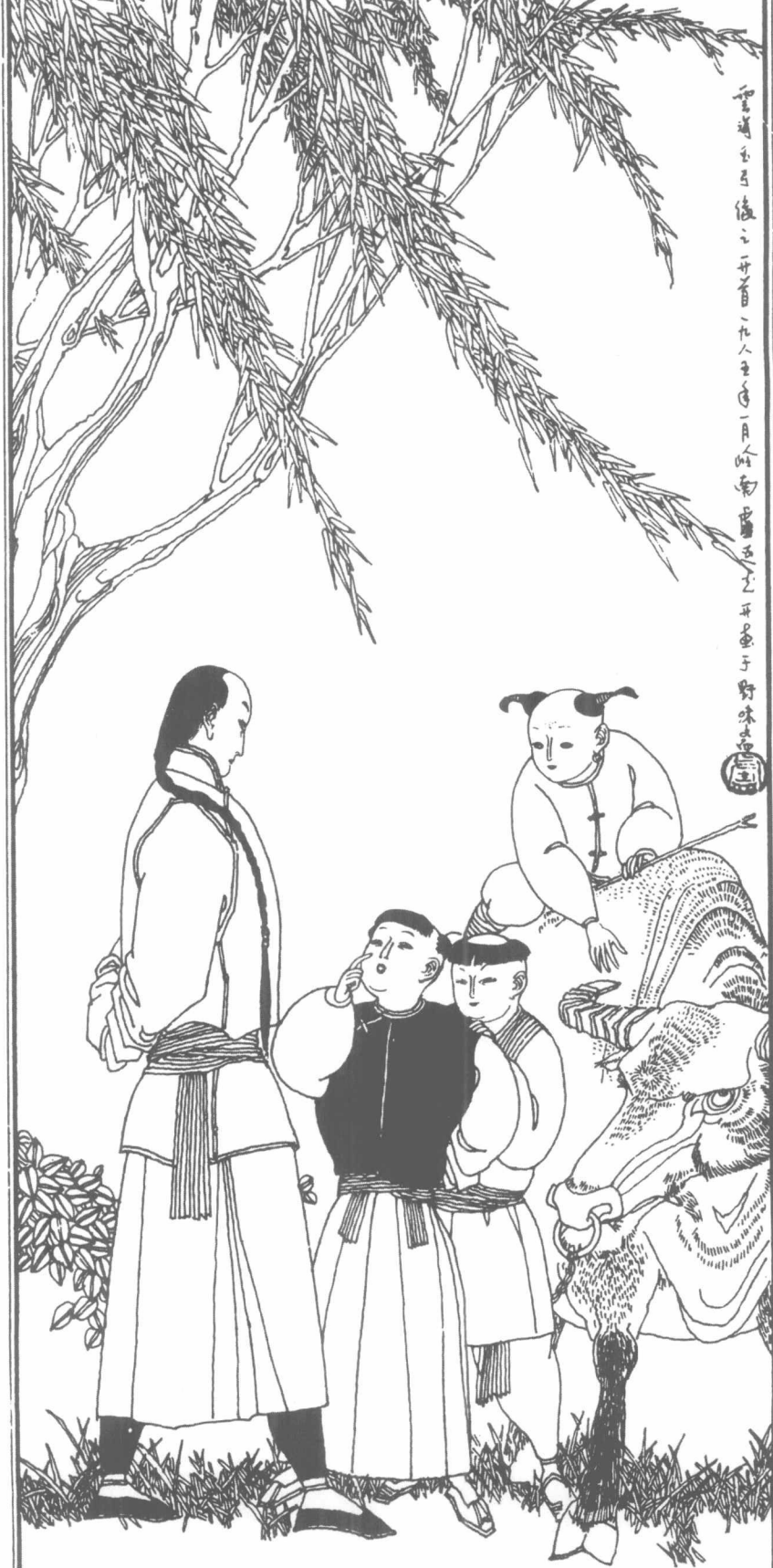
原来这个从未到过江南的少年，他的名字就叫做“江南”。他本来是西藏萨迦宣慰使陈定基的儿子陈天宇的书童，陈定基被贬到西藏十多年，后来因为迎接金本巴瓶有功，得一位在朝为官的亲家求皇上特赦，准他回京官复御史原职，他见官场险恶，回京做了两年御史，便告老回乡。他的家在离苏州五六十里的一处名叫“木渎”的乡下，面临太湖，风景极美。江南因为那次替主人带信入京，奔跑有功，陈定基认他做义子，早已不是书童了。不过因为他是书童出身，毫无架子，跟主人回乡，至今不过两月，便和乡下的孩子混得挺熟。

这时江南一面笑，一面把大把的糖果分给孩子，问道：“怎么样，我这个江南也不错吧？”孩子们不再嘲笑他了，欢呼道：“江南真好！江南真好！”江南忽道：“喂，你们这村子里，有没有一个欢喜吹胡笳的姑娘？”

江南这一问又把孩子们逗得乐了，几个较大的孩子伸手指刮脸孔羞他道：“嘻嘻，江南哥在想大姑娘！”江南道：“胡说八道，喂，喂，我是说正经的，谁告诉我，我明儿到苏州去买一个铜陀螺送给他。”孩子们垂涎欲滴，但他们对江南的问题显然是十分迷惑，纷纷问道：“什么叫做胡笳，胡笳是什么样子的？”江南用手比划道：“是用很长很长的芦叶卷成的吹管，吹起来可以发出很尖锐的声音。”孩子们又纷纷问道：“那芦叶是什么样子的？”“吹起来好玩吗？”“哈，哈，这怪东西我们可没有见过。”

胡笳是塞外胡人的一种乐器，江南的孩子哪里见过，江南怎样说他们也不明白，不过喜欢吹笛的、喜欢吹箫的姑娘，他们倒数出一大堆，把江南弄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道：“奇怪，就算我听错了，公子也不会听错，昨夜里我们明明听得那酷似胡笳的乐声！”

聖朝天子御之升首一人至一月以商世曆五之升在于野味也



江南这一问又把孩子们逗得乐了，几个较大的孩子伸手指刮脸孔羞他道：“嘻嘻，江南哥在想大姑娘！”

忽然一阵呜咽的乐声远远飘来，有如三峡猿啼，鲛人夜泣，声音尖锐而又凄厉，连孩子们也听得清清楚楚了。江南心头一震，他自小在塞外听惯了那胡笳的声音，绝不会错，急忙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向胡笳声来处的那一面山坡奔去，只见山坡下两骑快马奔来。孩子们在他背后叫道：“江南哥，别去惹他们，他们是王老虎的打手。”

江南到此将近两月，知道这个王老虎乃是吴县一霸，还是一个什么帮会的香主，但江南正是一个喜欢闹事的人，他根本就未曾把王老虎放在眼内，更何惧他的两个打手，即算毫不相干，若给他知道是王老虎的打手，他大约也要去撩拨一下子的，何况他现在已瞧见了这两个打手骑马去追的正是那个吹胡笳的姑娘。

苏州一带的山丘在江南眼中不过是同土馒头一般，他提一口气，疾奔而下，转瞬便到山脚，但他这时想的却不是怎样去对付那两个打手，而是在奇怪哪里来的一个吹胡笳的姑娘？他想起昨晚三更时分，陈天宇和他谈起萨迦的往事，谈兴正浓，大家都没有睡意，他们正谈到疯丐金世遗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笳声，仅仅片刻，便消失了。当时江南疑神疑鬼，还以为是金世遗来了，但陈天宇精于音律，他说这胡笳之声凄厉怨郁，吹这胡笳的十九是个女子，不会是金世遗。江南当时便要跑出去看，陈天宇因为怕惊动父亲，将他劝止。因此江南今日一清早便出来打听，如今见着了，果然是个姑娘。

可是这姑娘的面上罩着黑纱，江南看不见她的面容，越想越觉奇怪。江南跑到山脚的时候，那两骑马正巧追上了这个姑娘，就在江南面前掠过，马上一个打手，忽然发出狞笑，飞出一条钢爪，呼的一声，向那个面罩黑纱的姑娘抓去！

那名打手飞出钢爪，满以为一抓便可以将这少女抓翻，就在这一瞬间，忽听得有人嘻嘻一笑，那名打手正自用力一扯，忽然手掌痛如刀割，一跤跌下马来，原来是江南以灵巧的身法，接过了他的钢爪，却将钢索缠到树上去了。

另一名打手见状大惊，急忙下马，将同伴扶起，跌倒的那名打手哇哇大叫，江南笑道：“你自跌倒，关我屁事，谁叫你抓那大树，

大树跟你有什么仇？哼，哼，你骂谁啊！”

另一名打手较为慎重，止住了同伴，问江南道：“喂，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江南摇头晃脑地说道：“我从不认识你们，谁跟你有钱银往来？怎么说我和你们是钱银上的朋友？”他装呆扮傻，故意将“线上”念为“钱上”，胡缠一气，扯到钱银上来了。

那打手沉声喝道：“你这小子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海洋帮王香主的手下？”江南道：“不知道啊！”那打手道：“那你懂不懂江湖规矩？这外路女子来历不明，王香主要拿她审问，你为什么拦阻？”江南道：“这倒奇了，香主是什么东西？是和知府一样大的大官么？我可见过不少官儿，就没听说有香主这样的官，更没听说过因为来历不明，就可以将人抓来审问的。”那打手“哼”了一声，道：“你是哪里来的混账东西？”江南道：“我也是外路来的，你们的香主要不要审问？”刚才跌倒的那个打手勃然大怒，招呼他的同伴道：“这小子分明是有意戏弄咱们，不给他吃点苦头，他也不知道厉害，别和他多说废话了，并肩子上啊！”

江南叫道：“你一来就骂我混账，再来又骂我小子，大丈夫一忍不能再忍，看——巴——掌！”“看巴掌”三字，他用京戏的道白念出，身体随之晃动，摇曳生姿，逗得在山坡上看热闹的孩子都哈哈大笑了。那两名大汉可是气得七窍生烟，一个挥拳击他面门，一个伸手抓他臂膊，两个人都没有沾着，但听得那“掌”字一出，紧接着噼啪两声，清脆之极，两个打手果然都挨了江南的一记耳光。

那两个打手敢情是被打得昏了，到了此刻，本来他们已应该知道江南的本领比他们高出何止十倍，他们兀是不知进退，一左一右，冲着江南的影子又是双拳齐发。江南轻轻将他们的衣角一扯，但听得“卜通”“卜通”的重拳击肉之声，响了好几下，原来是各自打在同伴身上，昏头昏脑，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打了七八下才知道。

江南嘻嘻笑道：“你们自己打伤自己，诸位小朋友都是见证，可怪不得我！”那两条大汉给打得面青唇肿，腰酸骨痛，目定口呆。江南道：“你们还竖眉毛、瞪眼睛做什么？敢情是打得未过瘾，还要和我再打一场么？”蓦然他睁眼一瞪，两名打手吓得屁滚尿流，

慌忙逃走。就在这时，忽听得一阵哈哈的笑声！

江南回头一看，只见路口一大堆人，个个带着兵器，江南方自一愣，只道是那个什么海洋帮的救兵来了，却见那为首的汉子跨上一步，拱手说道：“少年英侠，可佩可羨！”

江南从未曾被人这样捧过，听他那么一叫，乐得心花大开，嘻嘻笑道：“我算得什么侠客，像我们的公子和他的那几位朋友才是当世的大侠呢！”那汉子侧一侧头，好像想什么事情似的，忽地又对江南拱手说道：“失敬，失敬！你先别说，且待我猜猜你的公子是谁？哈，我猜着了，一定是陈天宇！你的名字叫做江南！”江南乐道：“一点不错，你怎么知道的？”那汉子道：“我和你们的公子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怎能不知？”顿了一顿，又道：“陈公子那几位朋友和我们也相识的，其中一位和我们交情最深的叫唐经天。”江南道：“对，对！唐大侠和我们的公子是最要好的了，简直比兄弟还亲，哈，想不到他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喂，还有一个金世遗你们知道吗？”那个汉子道：“嗯，金世遗？呀，不错，不错，见过几次面的。”江南急忙问道：“你们最后那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那汉子道：“就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脚，我们去拜会唐经天，刚好在那里碰到他，后来我们就到江南来了，大约是半年以前的事吧。”江南大喜道：“那么说，金世遗没有死呀？”那汉子道：“金世遗年纪虽大了一点，精神还是很好呀，我看他最少还可以再活十年，怎么会死？”

江南怔了一怔，心道：“金世遗和我们的公子差不了几岁，怎么说他年纪大了？”但他毕竟心地纯真，疑云一起，便即自己开解道：“是了，金世遗最喜变容易貌；他还假扮过大麻风呢，装作一个老头儿的模样出现，也不稀奇。可是这一班人自称是公子的朋友，我却怎么一个也不认得？”那汉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思，唠唠叨叨地说道：“那年，陈公子去迎接金本巴瓶，我们曾助他一臂之力，算来有六七年啦！”江南道：“那次可惜公子没有带我去，听说热闹极了，四方的奇人异士到了不知多少。原来你们是这样和我们的公子结交的，怪不得我不认识你们。”仔细一看，那一班人高高矮矮，共有十三个之多，个个都是满面风尘，瞧那服饰，也像是塞外来的。

江南的疑心去了一半，那为首的汉子说道：“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却早已听到你的大名了。”江南乐得嘻嘻笑道：“是么？那一定是我们的公子提起的了，他就爱夸赞我。”那汉子道：“不错，陈公子说你可是他最得力的书童，又聪明，又伶俐，又懂得办事，真是十全十美！”江南吃他一捧，好像饮了一壶美酒，飘飘然的醉倒云端，说道：“你们还有未知道的哩，我现在不是书童了，承蒙公子看得起我，和我结为兄弟！”那汉子连忙拱手说道：“陈二公子，失敬，失敬！”江南乐不可支，道：“你们远道而来，可有要我效劳之处么？”他见别人称他“公子”，他便也学主人的口气，文绉绉地客套一番。

那汉子道：“正想请你带路，陈大公子想必在家。”江南道：“在，在，一定在家，我们是前两个月才随老爷辞官归里的，你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呀！”行在前头带路，刚刚跨出一步，忽地想起一事，叫道：“你们且等一等，咦，吹胡笳的女子哪里去了？”那些人听江南一嚷，四下一望，果然不见了那个女子，那汉子笑道：“这个女子想必是被吓破了胆，所以急急忙忙地逃走了。陈二公子要找她么？这事一点不难，待我们见了大公子之后，替你分头寻找便是。”江南可觉得有点奇怪，这里地势平坦，有一座小山却在后面，若是那女子逃上小山，这一大群人塞在路口，断无不见之理，若是往前面奔逃，那么自己目力所及，也该发现，如今竟是踪影不见了，那就除非是这女子也懂得轻功，趁自己讲话这一小段时间，便跑出数里之外，要不然那就难解释了。

那班人簇拥着江南往村子里走，江南本来有点不安，但听得那班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夸奖他，又乐开了，说道：“你们曾上过念青唐古拉山，见过唐大侠夫妇，那你们知不知道我家公子和唐大侠还是亲戚呢！”为首的那汉子道：“是么？”江南道：“怎么不是？公子的夫人正是外号冰川天女的唐夫人的侍女。哈，你们可别看轻了侍女，冰川天女是公主身份，她的这位侍女呀也是国中大臣的女儿呢！她不但知书识墨，精通剑术，还有她主人所赐的、冰宫独有、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呢！”江南自小便有爱说话的习惯，在萨迦之时，衙门的厮役送他一个绰号，叫做“多嘴的江南”，如今他虽已

成年，多嘴的脾气仍然未改。

那为首的汉子与同伴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微微笑道：“是么，那妙极了！”江南一怔，正想问他怎么是“妙极了”？但一看已到了家门，看门的王公公见江南带了一大群人来了，好生惊诧，上前来问他，江南嚷道：“快去通报公子，说他在塞外的一群好朋友来了。”他兴高采烈，不待陈天宇出来迎接，便自作主张，将那群人带进家门内院，正跨上台阶，忽见陈天宇站在上面，脸上神色，非常奇异！

那为首的汉子哈哈笑道：“陈公子，你再也想不到咱们会这样快地来拜访你吧？”陈天宇怒道：“赵灵君，你意欲何为？”那为首的汉子道：“你有唐经天撑腰，我们敢怎么样，只不过想请你也尝尝刺穿琵琶骨的滋味罢了！”江南大惊喝道：“原来你们是我家公子的仇人！”飞身跃起，叉那汉子的咽喉，那汉子腾地飞起一脚，江南叫道：“好厉害！”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只听得“蓬”的一声，江南的屁股给他结结实实地踢个正着，幸而他刚才转身得快，要不然给他踢中当胸，焉有命在。

原来这个赵灵君乃是崆峒派的掌门人，六年之前，他们在西藏的扎伦城外，围攻武当派的雷震子，恰巧被陈天宇与幽萍碰见，陈天宇仗义拔刀，幽萍用冰魄神弹打伤了赵灵君的眼睛，后来唐经天也来相助，一手连发十三支天山神芒，将赵灵君和他的十二个师弟全部打伤，神芒穿过了他们的琵琶骨，将他们的武功废掉，逐出西藏。

本来琵琶骨被穿，纵有良医，也非得有十年以上的苦功，不得恢复，他们却机缘凑巧，在一个波斯胡商之处买得千年续断，又得本派一个功力极高的长老给他们续筋驳骨，并助他们练功还原，不到五年功夫，他们竟已痊愈，武功更胜从前。这一役乃是崆峒派的奇耻大辱，他们自是不能忘怀。伤好之后，便欲报仇，只因唐经天夫妇武功实在太高，他们不敢轻易招惹，于是便拣个较软的先来欺负，由北而南，找了一年，终于得江南替他们带路，找到了陈天宇。

江南爬了起来，陈天宇已经和那一大群人交上了手，但见剑气纵横，白刃耀眼，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陈天宇苦守台阶，不

让他们攻进。激战中但听得“嚓”的一声，陈天宇刺伤了一个崆峒弟子，紧接着“嗤”的一响，赵灵君也撕裂了陈天宇的上衣。江南悔恨交集，连忙绕过后院，去请救兵。

陈天宇剑法虽然精妙，但双拳难敌四手，何况是被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片刻之间，他又被赵灵君打了一掌，陈天宇勃然大怒，一剑横披，赵灵君一闪闪开，这一剑却削掉了他身后那个师弟的手指，赵灵君趁此时机，进掌一推，陈天宇立足不稳，另一名崆峒弟子立刻补上一刀，正正砍中他的肩头，血如泉涌。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你们这班狗、狗强盗……”话未说完，便咕咚倒地，原来是陈天宇的父亲陈定基闻声出现，刚好见着儿子受伤，又急又气，骂了一声，精神便支持不住了。

赵灵君哈哈笑道：“你敢骂我，活该报应。好，将这老贼的琵琶骨也一并穿了！”陈天宇浴血苦战，遮拦不住，业已有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绕过，奔上台阶，陈天宇气得大骂，那几个人正是要他生气，越发放声大笑。

忽听得一声斥道：“谁敢伤害我的公公！”陡然间寒光耀眼，冷气弥空，那几个人嘴巴未曾合拢，笑声忽然好似凝结一般，原来幽萍来得太快，他们虽然早有防备，但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口中还是各被射进了一颗冰魄神弹，舌头冷僵，哪里还笑得出。

幽萍“砰”的一声，关上大门，一扬手又是几枚冰魄神弹，这回赵灵君亦已及时发动，但听得嗤嗤不绝的暗器破空之声，接着是炒豆碎裂般的几声轻响，但见一团团的寒光冷气，发散开来，好像撒下了一张雾网。原来赵灵君为了抵御这种冰宫独有、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几年来精练梅花针暗器，不待这冰魄神弹打到身上，便用梅花针将它挑破了。以赵灵君他们的功力，若被冰弹打中穴道，冷气攻心，那自是难以抵御，但若早早将它挑破，虽然那股奇寒之气，亦足以刺体侵肤，但他们内功已有相当火候，却可以熬得住了。

赵灵君一举奏功，又哈哈笑道：“你还有多少冰弹？要不要向冰川天女讨救？”这冰魄神弹乃是冰川天女从冰宫下面的千丈冰窟之中，撷取冰魄精英，凝炼而成，幽萍下山之时，带有百颗，经过了这么多年，只剩下二十八颗，刚才又耗了十颗，而今所剩的不到

二十颗了。但敌人却有十三个之多，幽萍心中一凛，想把剩下的冰弹留作最后防身之用，略一迟疑，立即被敌人围住。

幽萍娇叱一声，早已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此剑非金非铁，乃是万年寒玉浸在幽谷寒泉之中所淬炼的寒玉剑，虽然比不上冰川天女那把冰魄寒光剑，但挥动之际，也有一股寒光冷气，随之而出，若是未练过内功的人，自亦禁受不住。

幽萍冰剑一展，倏地便是一招“万里飞霜”，再紧接一招“千山落叶”，这两招威力奇大，端的好似霜雪纷飞，充满隆冬肃杀之气，令人肌肤起粟！赵灵君急忙抢步上前，大袖一拂，荡开了幽萍的冰剑，但陈天宇乘机反攻，亦已与幽萍会合一处了。

两夫妻并肩一立，勇气倍增，展开了冰川剑法，联剑拒敌，赵灵君这一伙人在迫切之间，竟是攻不上去。但幽萍到底功力尚浅，所倚仗的只是冰魄玉剑，而今冰弹不敢使用，寒玉剑的威力在围攻之下又不能尽量发挥，时间一久，便渐渐感到有点难于应付。

陈天宇功力稍深，只是他受伤在先，苦战多时，亦早已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崆峒派弟子一轮急攻，迫他们退上了两级石阶，幽萍觑准一剑刺出，只差半寸，没有刺着赵灵君，却被另一名崆峒弟子乘机扫了一掌。幸而幽萍闪避得快，仅仅给他的掌锋在肩头沾了一下，但却因此又被他们攻上了两级石阶。

赵灵君冷冷说道：“你们愿被刺穿琵琶骨还是愿被割掉首级？”陈天宇与幽萍对望一眼，两夫妻心意相通，一瞥之间，便各自从对方的眼光中体会出来，两人均是想道：“死为连理，又有何惧？”心中坦然，拼死拒敌，霎时间，但见寒光匝地，剑气如虹，竟然把赵灵君这一伙人迫下一级石阶。

两夫妻虽然同心合力，鼓勇反攻，可惜已是到了强弩之末，没多久，又被赵灵君他们连连迫退，而且一连便退了三级石阶。

就在此时，陈天宇忽觉空气中有缕缕异香，沁人如酒。陈天宇心中一动：“哪里来的魔鬼花香？”他在西藏时，曾听得一位武术异士龙灵矫说过，在喜马拉雅山的冰谷之中，有一种花名叫阿修罗花，“阿修罗”即是梵语中的“魔鬼”之意，故此又名魔鬼花。寻常人嗅到魔鬼花的香气，立即昏迷不醒。即算内功有根底的人，久

闻花香，也会筋酥骨软，如醉如痴，多好的武功，也发挥不出来了。龙灵矫就曾有一次为此花所迷，被尼泊尔武士擒去。

这时赵灵君他们亦已发觉异状，冷笑道：“原来陈公子还懂得用江湖上下三流的迷香！但你可看错人了，我们岂是惧迷香之辈！”

话犹未了，忽听得陈天宇一声叫道：“快发冰魄神弹！”幽萍反身一跃，跳上三级石阶，一抖手将满握冰弹用天女散花的手法，反射各人的穴道，赵灵君仍然用梅花针去打冰弹，可是冰弹虽然破裂，那寒气却陡然间加浓了数倍，赵灵君功力最高，亦自牙关打战，皮肤如割，几个功力稍弱的竟自被冻得昏迷地上，赵灵君大吃一惊，不懂他的功力怎的忽然大减。原来他们吸进了魔鬼花香，真气运转受阻，此消彼长，自是感到冰弹的寒气加浓了。

陈天宇和幽萍曾得冰川天女传授心法，不畏奇寒之气，而且他们早有准备，冰弹一发，立即闭了呼吸，抢下石阶，运剑急攻。这时赵灵君他们筋麻骨软，冷得抖个不停，哪里还能抵挡，霎时间有四五个人中剑倒地，赵灵君亦被削去了两只手指。赵灵君急忙指挥撤退，未受伤的和轻伤的各自背起重伤倒地的人，越墙逃跑，陈天宇与幽萍大获全胜，可是却胜得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幽萍插剑归鞘，挥袖生风，拂散了那阴寒之气，撕下了一幅衣襟，替丈夫裹伤，说道：“不知是哪位高人，暗中助了咱们一臂之力？嗯，你痛不痛？”陈天宇道：“幸好没伤着骨头。咦，那阿修罗花的花香来得真是奇怪！”幽萍正想问什么是阿修罗花，忽见江南一拐一拐地跳跃出来，满脸惶恐之色，叫道：“公子，我误引你的仇人到家，请公子处罚。”陈天宇眉头一皱，道：“以后小心一些！快叫家人来打扫庭院，洗干净地下的血迹。刚才的事，不要向外面乱说。”

江南应了一声，忽然好像僵了一般，定了眼神向着院子的一角望去，这时那股由冰魄神弹发散出来的冷雾已随风而散，幽萍跟着江南的眼光望去，只见墙角一棵槐树之下，坐着一个罩着面纱的少女，手上拈着一朵枯萎了的花朵，花朵红白两色相间，十分奇特，幽萍从前所住的冰宫之中，什么奇花异草都有，可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花！幽萍心中一动：“莫非这就是阿修罗花？”但见那少女垂首